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八目錄 外編

兵部二十七

任將

卷之七十八

用人

前言

往行

武科

前言

往行 闕

武爵

前言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兵部二十七

任將

前言

馬文升曰單馬充足兵甲堅利若將不得人尤難致勝方今將官除京營總兵俱蒙朝廷簡命外其餘各邊將官雖有曾經戰陣謀勇兼資操持可取善撫士卒但中間多有貪利害軍年老有疾而士論不歸者本部已嘗奏行天下各該大小衙門官員各舉將材以備任用第有舉到之數亦不過常流求其堪任大將者甚少大抵多係膏粱子弟罔肯學習韜略操演弓馬一閧推舉多尚奔競及至臨事莫展寸籌但恐出衆奇才或在行伍潛伏草野亦未可知將不得人亦莫有甚于此時也

馬文升曰本部宜通行內外各衙門大小文武幷科道官及天下鎮守

撫按三司并各府縣等官査照本部先令事理但有習熟韜畧弓馬絕倫或有出衆奇才堪爲將官者不分行伍士卒草野之人俱聽本處有司以禮啓送本部通將節次所舉未及用將才并原係將官後因緣事不係失機革去職任者會同五府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逐一評議某人可任主將某人可任副將某人可任參將某人可任守備某人可任方面具名奏聞挨次斟酌推用舉到奇才另行會官考試照武舉事例具奏擢用其舉到將才若有奔競請託者終身不錄各官亦要用心察訪務在得眞才不許一概濫舉有辜朝廷求才盛意庶將官得人任用奇才不致遺棄

程文德曰何代不生才何才不樂用顧招徠鼓舞之者何如耳燕臺築而豪傑至伯樂生而騏驥名 未聞借才於異代求良於絕域也今之名將誠亦罕矣然安知無隱於邊塞遯於江湖沉於下僚擯於廢棄者乎或拘之以資格繩之以苛刻而不能盡其才乎欲建非常之功必賴非常之才欲致非常之才必隆非常之禮皇上誠渙大令號召於四方

曰有能滅虜者吾列爵而侯之而先崇壇以授之重權以寄之殊賞以勞之孚之以心腹焉要之以明信焉如此而將才不得忠義不奮臣不信也將得而兵可強兵強而虜可滅矣

高岱曰任天下之至重者莫如將也處天下之至難者亦莫如將也將之難非其人之不易得也人不易得此君之難非將之難也亦非畏兵凶而憂戰危也畏兵而憂戰者庸將之難非賢將之難也賢將之難難于勢行也何謂勢行之難制之者過也夫兵殺人之人也戰殺人之事也聚殺人之人而日習夫殺人之事非猛悍勁鷙之士不能而猛悍勁鷙之士不可以文法繩拘也君之將士與將之將兵同要當勵其無畏之心而作其敢爲之氣雖欲防範而羈絡之亦惟潛制其要機而默握其微權不可多爲之法而繫縶之也今任將者其未講于此乎古稱善將者莫若漢高帝漢高之將莫如韓信然而帝之用信也隆之以築壇之拜授之以上將之符當時未聞有監軍之使也未聞有統制之帥也未聞有參謀之設也未聞有文簿之稽也請兵則兵請王則王勝不獻

捷敗不告罪惟要其後而責其成故信得以罄材畢力而開數千里之地也今之任將有能若是否乎今之總制提督之臣非所謂將也乃所以監將也將者親旗鼓而臨行陣者也今之將得無難乎轄之以統帥糾之以憲臣給餉有使紀功有官將之見此數臣也尊者長跪而廷謁次者側足而傍趨屏息而不敢言曲躬而不敢舒安得如亞夫長揖于天子之前者有之則以為跋扈不恭矣彼鷹揚之才虓虎之士其何堪于此乎然此特論其禮制之難耳夫天子有必私之將將有必私之士私士者何啖之以賄耳夫兵之精者非必廉介而忠義也要皆豪俠貪縱之徒如古刺客者流見利而許之以身感恩而酬之以命此非厚賞不可購也將有餘貲以多購死士是故能揚三軍之勇而收陷陣之功今則一金之出入必有紀驗一士之糧餉必有稽實大臣之行邊憲臣之按地則又索其遺利計其羨餘錙銖不漏矜為紀功前既有然後當益甚則邊將者又何饒而致死士之多耶是拔犀虎之牙角而翦鷹揚之爪羽也何望其攫獸而搏禽乎不知李牧有邊市租不入開誠享士

日費牛酒是皆安所仰乎然此特論其勇士之難耳兩軍既薄旗鼓相當士出百死一生摧敵幸而斬首執俘是亦身命之所博也將臨陣而見賞不踰時而賞之無將不可專也使裹糧走數百里而上之統帥統帥不得專也獻之紀功紀功不自驗也付之委屬奔走于道路之間伺候於公府之門趨伏于庭臺之前取決於吏胥之口彼皆豨綴豕突之士也其何能僕僕怒其稽緩詆其欺罔兵雖精抑何利此而殺敵也此猶論士卒之難耳攻戰之進取必有期會勝敗之形勢必有明白首虜之多寡必有文籍行陣之存驗必有姓名血戰之餘未遑救危扶傷而將且亟呼吏士趣治文移甲冑之人不閒刀筆一有舛誤則彼此會勘甲乙參決便以文法繩其主將未錄其尅敵之功而先治其欺罔之罪嗚呼武夫沐血于戎馬文吏指摘于簿書死士轉闘于疆埸縫掖闊談于庭署雖有折衝之略報國之志幾何不摧撓而擣乎此魏尚之辱周勃之恐李廣甘刎首之慘文卿忍降虜之羞而不堪對文法之吏也嗚呼虎豹之雄賁之使俛首而就羈絡隼鶻之悍約之使戢羽而就樊籠

雖黃帝不能必其將穰苴不能要其士也必欲羈絡之則牛馬而已必欲樊籠之則鳧雛而已將安用乎此皆制之者之過而將之所以難也故自古承平之世鮮克蕩定之功而顛躓之秋每著驍雄之略豈豪傑多生于亂世乎大抵承平則束于條例之繁多顛躓則不暇爲文法之瑣瑣也漁陽鼓鼙方震而二十四郡竟無堅城完顏敗盟南下而兵渡黃河若履平地當時豈無迥遠李郭之材張韓劉岳之將乎束于法而駈當其任牢于文而不究其施暨其顛沛流離委之兵而不制于柄則數子者亦表表自見矣國家已巳之變邊徼蕩然既而于謙成社稷之功亨奏摧陷之略亦非異代之人也使以平世之法律之則諸將者必救過之不暇矣而何成功之有乎哉或曰法制之立所以防倒持之患而弭尾大之憂此則慮之過矣傳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是當嚴擇任于委用之初而不當監制于既用之後也嗚呼無陳平之謀蒯通不能移韓信之志無盧杞之譖朱泚豈能連懷光之兵黥布之反漢藩鎮之叛唐非其監制之少而文簿之疎也必欲過爲之防亦不過如吾所謂

潛制其要機而默握其微祕耳何至若今世之瑣瑣乎如使彼誠欲叛

又豈瑣瑣者可得而制之也

孫陞曰昔人論將曰貪可使斯言一出人固薄待乎將將亦薄待其身於是侵剝偏裨卒伍竭澤摧枯無所弗至矣豈不重可慨哉夫將能摧兇破敵所獲金貝繒繒以法論之宜盡輸官使或輸其一隱其一而所隱者又與偏裨卒伍共之則繩墨雖缺無害于公謂貪可使者此也實嬰拜上將軍以所賜金千斤陳兩廊廡下軍吏過輒令取用金無入家者李廣家無餘財得賞賜輒分其麾下終廣之身不言置產事古之將帥其廉如此傳稱吳起廉平又曰貪財好色夫一人之身尚廉貪異焉何哉蓋貪者貪敵人之財廉者廉持身之操固不相矛盾也古之名將與士卒同甘苦甚至散貲以饗士家貲且散又奚可侵剝之侵剝之則士卒不爲用殆如鼂錯所謂以其將與敵者身猶不保安望其摧兇破敵也哉是故貪吏失民心貪將失士心失民心者罪止去位而已失士心者禍至戕躬甚哉將之不可不廉尤切於吏也

劉定之曰夫人材罕得天之生將材豈專在於將門乎販繒屠狗之夫而漢賴以王披褐捫虱之人而秦賴以伯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殞首于白起王離者豈非王剪之孫然頸係于項羽今國家用將有出乎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于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令各舉其所知不拘門第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侍從亦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乎拔十得五闖一知二將才由此而充矣

余公子俊曰將官凡在內者皆荷聖明簡用在外者多出巡按會保今五軍營坐營官缺尚要會官推舉以爲將官預選之用今查得成化九年部院會官所舉將材選用將盡若不先事再行會保不無急于進取者奔競成風恥于自顯者愈致埋沒合無行移兩京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科道併在外巡按巡撫二司官員各舉所知不拘侯伯都督見任帶俸都指揮但係存心愛人謀勇可取者每人訪保一二員各用公文明開職銜略節脚色見管某事堪任主將偏將緣由

通送本部方會在京各官詳議如果所保相應別無異同就行列名上
呈御覽仍付本部行令照舊管理原委之事候在外各邊將官有缺臨
期奏請委用除侯伯都督總兵名位已重不須別議各都指揮堪任主
將擬陞五府堂上官署職指揮堪任偏將擬陞都司堂上官署職以示
寵異以便行移向後果有戰功仍從舊職陞授倘遇一時恩例不在實
授之例前項署職皆係流官其餘名器權以濟變不致太吝經以守常
不至太濫若急無官之缺中間有堪補京營把總卽爲補用使彼施其
已能勤其未至有候缺太久輒爲改節若不再擬奏委用反或所舉不
公事發連坐舉主如此緫是未盡得將材終是公道有在
李承勛曰取內任之材與邊地異邊將之選與文臣異副參以下又與
大將異大抵文臣之用于邊者當取其深沉有實材者爲上警敏能識
兵者次之而小廉曲謹避謗遠嫌者非其人也其好名刻薄之徒不可
用用之必壞邊事爲大將者貴持重有謀能節制偏裨而不專于勇然
非廉則地方受害遊擊中軍千總之類是爲軍鋒必以勇力爲主而不

可責備宜行各邊總制巡撫會同巡按御史將見任副參以下從公開註某人材器堪任何官何地分別優劣具奏黜陟仍于屬內體訪果有材堪將領者坐名保舉擢用若大將內有不稱任者在京從科道在外從巡按御史指實劾奏罷黜然邊方之事征戰固在將領戎務所寄實在文臣近來臣僚之選皆重內輕外而于外之中又重腹裏而輕各邊有聲望者不久得改內地欣然以爲陞秩或稍遲則人必慢易之矣至如州縣官之職尤爲親民陝西雲南四川廣西邊遠州縣稅粮差徭皆供邊之數而撫養百姓尤安邊要務各正官動輒半年或一年缺員銓司間有除補彼或畏難徑自舍之而去者有矣此風不變邊方困苦之軍受衛所之害而無人爲庇邊方愚弱之民受有司之害而無人爲主故我皇上雖有堯舜之仁心仁聞而遠方赤子至今尚未得蒙至治之澤也伏望聖明留意

孫懋曰兵部者本兵之寄卽近古樞密院之任考之有宋韓琦范仲淹皆一時名臣也先除陝西四路招討經略使後乃益授樞密副使當時

議者謂宜一處乎內一處乎外蓋二人久在軍中備諳本末內外迭處足應機宜方今邊境多事本兵之寄不可不重其選也乃若宣府之警提督大任至委之于侍郎丁鳳非以在其位而不得不任之耶蓋平日輕授之過也其後卒任彭澤近者甘肅事情緊急朝廷簡任亦惟彭澤一人耳夫以澤之忠義智勇所向有功用之誠當矣不知用以繼彭澤者果誰歟書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宅謂在位者俊謂預養以待用者則今日欲預選以待之者無他惟于各邊巡撫重臣皆精擇其人而任之必久俟其備禦之有成功然後以次授之本兵如此則外而巡撫既得其人內而本兵亦皆得其人可以協機宜可以備邊委矣今後會推各邊巡撫之任務在得人以為他日本兵之地而其本兵之寄必于邊任者是授此則重本兵之道也

王守仁疏曰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預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

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且有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爲之將李綱之徒以爲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一統天下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一虜寇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略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淩之以韜略謀猷又于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于此使之相與磨礱砥礪日稽月考别其才否比年而較試三年而選舉至于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于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于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涖之者不慮無人矣孟軻有云苟爲不蓄終身不得臣願而今蓄之也

胡世寧曰趙將李牧守邊得便宜置吏市租皆入幕府日饗士卒數年不戰趙主終用之不疑故能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不敢近邊及宋失險戎狄最強宋太祖命李漢超郭進等備之皆久任專制厚其財帛如趙李牧軍校有訟郭進者送進自治故當時諸將感激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強虜宋祖得無西北之憂得專力于東南削平諸國古人任將之明效也伏讀我太祖高皇帝命將制詞有曰古之將在軍君不與勝汝等其識之又謂大將軍徐達有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有曰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又諭征南將軍胡廷瑞有曰何文輝爲爾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致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此我聖祖命將之成法也今各邊總兵巡撫見一虜出一軍賞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專必須奏請事從中制彼得推諉故難責成功常致悞事唐陸贄所謂鋒鏑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于千里之外者甚非計也朝廷豈以其人不足委任耶

固以政委其人推求忠勇歷戰之人以爲總兵遴選壯毅有謀之士以任巡撫惟才是使雖小官授以節鉞而無嫌惟勅是遵雖崇爵聽其指麾而無礙固不宜拘泥資格而于已衰之人亦不宜驟與榮階而賞無功之士選任旣當又宜本聖祖之成法效古人之命將假與威權使得專罰多與金帛使得厚賞至于臨期應變料敵出奇惟其所爲而不爲中制朝廷惟握將將之權有功則陞賞有罪則誅黜如此則將士用命事機不失而彼得成功矣

王廷相曰南京守備朝廷大要爲保障留都守護陵寢而設但是武職大臣皆得推誘觀永樂正統以來襄陽伯李隆西寧侯宋琥豐城侯李賢寧遠伯任禮皆得任此可見非曰舉此重任必國公而後授也小民之愚不止家喻戶曉使知此意但見其終身任事便以爲彼所管轄無所逃避死心承順莫敢誰何平日行有過惡鄉官士夫結舌緘口無一人敢行私議指揮千百戶等官恣爲捶楚無一人敢出怨言敢殺平人生者務爲自保而不敢訟死者之寃甚至寧得罪于朝廷而不忤其意

寧廢公家之事而不敢違其私何也以其終身任事積威之勢使之然也夫以留郡重地遠隔江淮使將兵之人事權偏重以致人心畏附如此殊可寒心漢之郡將坐失荆吳唐之留後竟成方鎮以當時君臣不暇遠圖疎于遠謀以致之爾臣愚伏乞皇上敕下兵部議處自今以後南京外守備官查照先年事例不拘公侯伯皆得推用仍限三年或五年爲任滿將滿之期兵部即請推官更代曾經守備過者不得復推務要平日存心忠實者或知兵事之人疏名奏請定奪以爲定規如此則守備無終身之任而積威之勢可以絕軍民亦知其任之不久而黨附之心可以消矣

董公儀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要蓋將之得人在乎儲養將之制馭在乎黜陟今邊陲名將可數不踰二三偏裨麾下勢或有之而名位下者一有緩急將焉賴之臣愚以爲邇今無事之時正當飭勵在朝諸將及訪求各處有智勇韜略者聚之京師屬之各營委之以事以觀其智試之以戰以觀其勇假之以權以養其威示

之以褒以作其氣其見在各邊偏裨以下曾著勞績者待之以不次必使如古名將之流充滿中外則國勢自尊國威自立雖有寇至不患無備矣如漢之得一李廣屯兵北邊而匈奴爲之畏卻宋得一韓琦鎮定州范仲淹在懷慶而西賊爲之破胆用人以望此之驗歟

李公傑曰兵法曰將不知兵以其卒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故勳貴可將則將之不以戚而嫌行伍可將則將之不以疏而棄又必委之以專制之柄勿奪以監臨之權平居則使之得以恩信養其心臨陣則使之得以誅戮嚴其令如是則士卒之于將帥感恩畏威雖驅之蹈湯赴火可也何有于敗衄哉

王公鏊曰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戰鬬之際生死在前不有死以驅之于後孰肯向前而趨死哉彼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穰苴斬莊賈則晉師自遁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玉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人殊死力戰遂能

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權之明驗臧臣以爲旣立總制閫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將臨陣退縮者卽斬首以狥臣非敢贊之以殺人蓋殺一人而生者總千萬人矣

樊公深曰人皆可兵也兵皆可用也是不難于得兵而難于得將也將得其人則可以臨屬乎兵而兵卽我也我卽兵也將非其人則不能以臨屬乎兵而兵自爲兵將自爲將矣所謂總屬者恩與威是也有恩以任其心有威以警其志則三軍之衆可使相應如左右手恩不足以結其心威不足以警其志臨事之時安得其不散亂而無統哉奈何今之爲將者以賣放科索爲常態而先以傷乎軍是恩不足以結其心也賣放科索之弊行則人將制我如之何其制人也是威不足以警其志也是宜其退敗而無績也然則欲求賢將而可以行其恩威者亦且養其氣節而存其羞惡之心可也人有是心而可以當大事處大患人無是心亦何惡而不可以爲也竊怪夫今之處武職者甚嚴其待之也甚薄蓋武職者亦必以諂諛存心以足恭爲禮以求自免于罪責故雖畫臣

命委之士亦思抗禮于武職而武職亦俛首而奉承之其所以奉承者兢兢然惟恐失吾管事之權然後爲是卑屈耳一管事之權且不能捨而欲其捨己之命以禦敵天下寧有是理哉故欲求將者要在于包容慷慨之士而遇以禮養其氣節而使無失乎羞惡廉恥之心然後豪傑之士出而不汲汲于富貴不汲汲于富貴而可以行彼之恩威恩威著而衆心服此自然之理也

樊公深曰君所用者將也將所用者兵也天下之患莫大乎君有不可使之將而將有不可制之兵也君之賞罰行于將則君之權重君之權重而後將可使矣將之賞罰行于兵則將之權重將之權重而後兵可用矣但君之賞罰可行于將而不可行于兵者將之事也夫既爲將之事則凡君之所以行于將者皆將之可以行于兵也近者邊臣失事不踰時而械繫于京置之于莫大之法而強悍小卒固不問焉夫不問者非故不問之也此乃爲將之事而爲君者可以略矣但今之爲將者其望𨻶其權輕而繩墨約束日制于上者甚急且浮議易搖訛言易聽至

使邊塞之間卒無常主之將以此見輕于士卒而不能行其賞罰君可以殺乎將矣而爲將者卒無賞兵之資是以授人以羊而奪牧羊之具安望其能成功哉昔者唐季之世兵日驕悍而上不知及其後也廢置主帥而上亦不得不從之矣是其藩鎮之禍非起于將也起于兵也起于將之權輕而不能以制乎兵也自古善用兵者莫過于漢高祖高祖之御將也豁達大度委任得人雖曰天下之事未及成功而信越之徒已極富貴至授兵數萬而不禁其生殺捐金與之而不問其出入雖韓信亦嘗謂其不善將兵而善將將以此知高帝之所用心者在于將而爲將之事帝不與也夫君所御者將將不過數人而已將所御者兵兵則至于千萬人焉是將之所御者殆難于君矣知其難而不知所以處之之道欲免唐季之禍難矣哉

陳建曰兵務精不務多兵在將用之善否不在衆是故善用之文皇以八百勇士而興不善用之李景隆以六十萬衆而敗建文之屢敗而遂亡非他咎在兵務多而將不任也

王文肅公曰我輩爲邊臣主衡無過一實若曲詞爲之諱敗則長其欺刻意爲之掩功則摧其氣無一可者

又曰將領非闒茸卽恣睢此在在皆然要以得衡自我使武夫不得借卵翼而偷安憑城社而生事則其間夷情恐無甚難處者

于愼行曰張旻掌禁旅奉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欲爲亂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令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但擢旻使解兵務則自安矣乃以旻爲樞副兵果無他此深得處亂兵之法然必謀而未成者乃可以是潛消之爾若是逆行已成法所不貸則又不可姑息區處以長亂略也

于愼行曰虜所以能勝中國者以其法簡易所得利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趨利自漢時軍吏上功幕府一言不中卽以法繩大將今日法網之密十百於漢使大將不得伸縮何暇鼓舞吏士相與期于繩墨之外哉

又曰黃巢還自閩廣北趣襄陽節度使劉巨容招討使曹全晸合兵拒

之賊爲所敗度江東走此天亡之時也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立盡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受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如留賊以爲富貴之資由是賊勢復振轉戰兩浙之間不可復制矣夫巨容之言睥睨成敗有虧臣節不容誅矣然使宣力之臣習知朝廷之機括至于養寇求容則當時之謀國者大概可覩也自天寶以來樞機之任移于左右賞罰之柄出于受憎而強藩重兵覬望去來上下之間以市道相交而不復知有君臣之義非一日矣故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可不畏哉

馮公琦曰夫責宣大以擣策此與耳食無異宣大之不可爲洮岷明矣然亦終有爲洮岷之時虜之貢市直貪我厚利耳彼見搶掠之利薄于貢市固不爲也如使厚于貢市彼且生心矣非爲之宣大且有將爲之洮岷之緒然此時罷市擣巢則不見其便卽使虜謀難測亦當漢過不先順則撫逆則戰彼陽順而陰逆則我亦陽撫而陰備戰彼順于東而探于西則亦東撫而西備戰且以一鎭被虜與諸鎭皆被虜于策安便

天下之事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應要之能起能應則不在有事時也今之議者皆責政府以籌策愚以爲政府正不必有籌策耳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千古惟子房一人然子房爲高祖籌策不聞爲韓信籌策也然欲邊庭之事取裁廟謨坐失事機益滋推諉事成則爲內閣敍功之地事敗則爲邊臣分過之階不如擇人而任之盡以便宜假之廟堂惟持其賞罰而不必遙制機宜言官惟覈其功過而不必多生議論蓋祖宗設官職掌原自如此愚竊謂以夷治夷而和戰可決以邊治邊而功罪可明功罪明人人盡死力而和戰無失策矣

御史羅廷唯曾論舉邊材之濫謂才如司馬遷保李陵而下腐刑忠如諸葛亮舉馬謖而落相職古人愼重兵事如此其嚴故事鮮敗績今被薦者不自潔其才之短長薦人者不復任其事之成敗則人孰不懷僥倖之心乎此其言可繹思也今須預簡眞才鄭重嚴任人品雖正而不習兵事者勿舉材幹居長而素蒙物議者勿舉萬一僨事併坐舉者

丁元薦曰向者東西告警朝野失措募兵之議日四五上夫祖宗立法

捍禦自全之道在得人之死力而不得不愛之也夫然後其下亦將知有定主而親愛其上所謂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者將于是乎在矣若夫選授旣定上下相安但能保境息民務在寬其文法自非大干紀憲請戒言官毋妄行糾論以壞其成則朝廷可以高枕海內可以帖席矣

吳時來曰今邊事之壞未足深慮而其最大患深慮者莫甚于人才天地生才自足一代之用也何嘗乏才也責之以備則雖唐虞之際不過五人任之以器則晉趙衰一舉而得七十餘人唐裴垍一疏而得三十餘人世何嘗乏才特朝廷所以鼓舞而隆任之者何如耳今士夫間每語邊事則稱才難而所以難者則起于邊才之說邊才者以其有濟邊之才也官人者因其地之難居時之難處每遇員缺輒求之閒廢或疎遠與有過之人而用之以爲姑用之于邊云爾其閒廢疎遠者亦自知其非賢任也姑以爲吾且借是以階美官云爾于是有使貪使詐之名明知其貪與詐也而貪詐之罰以邊才而免矣實無邊才也其貪詐者

亦自知其不免于公論也將以邊才自誇以求免其貪詐之名實無濟邊之具也故邊事之託往往爲不肖之地即有以才名推者亦遜遜縮縮不樂往即其地何者避其名也修行者則曰自有好官可做何事于兵談道者則曰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而官人者亦曰某修潔人也某談道人也非所以用之于邊也于是修潔談道者足跡不涉畿甸之外坐致公卿之位旣取賢者之美名又叨清要之美任邊陲之事任其敗壞不肯出一身以當之非惟不肯出其一身也即一語不敢出于口吁嗟滑者不肯爲軟者不能爲賢者不屑爲不肖者爲之而壞事故薦人于邊未必濟邊而壞眞才莫勝于邊才之說爲今之計宜罷邊才之名而亟求眞才求眞才須于今公卿中有清潔負賢名者始則後生將曰是賢者之地乃可以勸也唐臣狄仁傑宋臣韓琦寇準富弼范仲淹功名事業起于邊圉旣居相府一有警急復往經略諸臣未嘗以邊事自嫌本朝王翺于謙項忠余子俊輩皆以邊事著名而今之人亦未嘗以邊才輕諸臣愚以爲督撫員缺須擇賢者往其沿邊諸府州縣宜以

進士推選使得以出入歷練其事庶朝廷用之者旣賢而一代眞才必有如狄仁傑韓琦諸臣出爲國家經略矣議者猶以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強所不能旣壞其人尤壞其事愚謂不然夫所謂賢者非默默株守之謂也必誠與才合一之謂也謂賢者不能興事立功者未之有也若大勢賊來提兵格殺責則總兵今以兵之罪罪督撫而欲賢者操行伍之役宜其不屑矣愚以爲在朝廷宜寬文法明職掌勅吏部擇今之所謂大賢者極一時之選任之以經略之事責盡其之功無私讒言人樂爲之用愚不信也故經略尤宜以賢者往何者將兵者將將將者在督撫蓋賢者往則其風聲意氣先足以感動其忠義之心而消其貪鄙之習此整理邊防之首務也

又曰才難而濟變之才尤難必養之而後才可長重之而後才可出也今宜簡天下賢才聚于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必其素負經世之略而又有勵世之節者以居之凡居兵部堂上皆稱槪選也令其每歲帶司官二員巡歷邊塞如各鎭總督有缺卽以侍郎往代其任如吏部有缺卽

以總督入代其任吏兵兩部互相出入以示隆重均節之義而他部不與焉至于兵部主事宜每司添設四五員其員缺不輒陞授照依科道事例必遇缺五六員以上特爲題知或于五部司官內取其才思精敏器宇恢弘者調用或行取天下推官知州知縣考選陞授凡居兵部司官皆稱懋選曰每歲各司各差一員從侍郎行邊如吏部司官有缺必兵部曾歷邊者調用或仍以吏部調兵部亦互相出入而他部不與焉其陞遷與吏部等如職方郎中曾經考滿與防秋後果効有勤勞即陞四品少卿何者吏部易而兵部難吏部利害輕而兵部利害重也如此則養之日久待之既隆于邊關要害邊情虛實得以熟諳入兵部則居懋選之科出兵部又有大任之責有抱負者將樂爲朝廷用此儲養眞才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又曰人心惟和固于金湯今邊民外則戕賊于强寇內賊戕賊于功級望望焉罔所控告彼固惧强虜之侵凌而亦未必不憤上官之未有庇之也且沿邊之民往往淪入于虜本已征徭繁重而貪官虐吏又從而

驅之于是漸謀向虜以爲休息之期及今不早圖之恐瓦解勢成其所勾引輪向不止沿邊一帶已也然早圖之者責在守令沿邊知州知縣率多老耄之人彼見地方疲病日以多故朝夕圖爲歸老之計百姓將何所瞻依也今宜邊方各府州縣俱以進士往任之令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以安其生理其被虜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則喻以復仇之義發其怒敵之機每及秋防先時收斂有村堡者收入村堡無村堡者收入縣城宣以國恩撫以惠政簡其強壯懸以厚賞示以方略日夜淬礪報其父兄之仇以泄朝廷之憤彼以青年茂才往即其地又知其責之不容他諉必將深思熟慮求舉于其職卽不能破虜亦可以守城夫禦虜莫先安民此守令不可不愼選也昔宋祁守定州范仲淹守綏州皆務在得人欲以收拾民心意正在此如果撫恤旣勤保障有效撫按狀其異績特爲薦揚卽待以不次之擢如此則旣輯地方亦所以歷練眞才乃安民知人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又曰久任乃求治良法其在邊防尤爲先務何者邊防之壞久矣正在各邊都御史見其事之難任往往日冀遷轉得以去其地爲幸又或日招彈劾得以去其地爲幸旣及汲思去必不肯以地方爲己責而總兵等官亦各効尤苟免陰納款賂令虜弗踐己地嫁禍鄰封以求目前之無事傍觀竊笑有賣地方之名在薊鎮則賣宣大在宣大則賣陝西虜亦視其厚薄以爲向背故敢深入長驅而不已我之乘其後者有以也今該吏部慮周封疆凡所推用皆極一時之選矣誠恐陞遷或驟蒞履無幾卽有忠誠體國之心然于虜情虛實與地方利害恐有不暇熟諳愚欲凡文武之臣俱以三年一考未滿三年卽賢弗陞卽有失事弗罰待其三年已滿然後陞級其立有邊功則待以不次凡陞官加級俱就本地遷轉弗得轉以別地以遂其求去之計如督撫總兵歷任三年六年能者當加其官不能當貶其秩又復一卒不練一策莫施致寇之來貽憂君父苟玩欺侮之臣宜正其罰如督撫歷邊九年忠猷宣著卽以入補冢宰之缺或特命入閣以示優報之意此勸能核實之策所當併

議者也

往行

弘治十七年九月上屢御煖閣召輔臣議政事一日上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劉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議太重恐邊將輕易啓妄殺之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効死何以取勝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勅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行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如此方可李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方行今既奏請若明明不許卻恐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說上復申前論健奏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塲若止答一是字亦不爲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于旨意說出乃爲重耳謝遷曰今遵聖諭批答仍用一是字爲宜且軍法亦不專爲殺輕重各有法决打亦軍法也上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諾而退

甘肅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住牧大同部落甚衆至麟有才智而性頗驕傲納賄婪近求甘肅掛印總兵官不得遂棄官西歸大同假托以子幼奏願歸撫其部落漸有不臣之風聞于京師奏至公卿私議有欲俯令其掛印消其異心者有欲召至京師處以散地者上召劉尚書大夏諭曰若就令魯麟掛印是遂其要君之心不可召之如何大夏對曰無遂彼要君之心誠如聖諭但其不得遂願棄任走歸則恐召之不至難于處置莫如綏彼撫部落之奏不遂其心而陰奪其將兵之權上曰朕意欲如此惟恐彼將其部落胡爲大夏對曰聞此人貪酷失部落之心若失兵權安能獨爲明日覆奏遂降勅奬其上世忠順而從其請麟遂怏怏成病不踰年而死

宸濠反聞朝士駭愕持兩端陰卜其成敗爲從違王晉溪公獨奮曰豎子鳥鼠聚刻期成擒又曰王守仁據上游躡濠後擒濠必守仁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平賊大帥趨南都次請命南和伯方壽祥防江淮南都次請命南都文武臣戒嚴次請

命尚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秦金率湖兵由荊瑞李克嗣鎮鎮江許延光鎮浙叢□鎮儀眞遏賊衝俞諫率淮兵躡南都已而守仁擒濠如公策禮部主事梁焯語人曰濠反時朝士歸心者十之七且曰濠必成屹屹不懼獨晉溪一人

王晉溪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牆二指揮董其役二指揮甚效力邊牆極堅且役功亦不甚費有羨餘二千餘兩二指揮持以白晉溪晉溪曰花馬池一帶城牆實西北要害去處汝能盡心了此一事此項瑣瑣之物何足問卽以賞汝後北虜犯界二指揮提兵禦之二人爭先陷陣一人竟死于敵

賀縣諸猺據上下磦石諸峒之險出沒焚劫三十餘年未有窺其巢者督撫謀之監軍咸曰沈公希儀來沈公不來卽將死枉死耳乃問計于公公曰此難以口舌對曰夫兵貴神速因敵變化道有迂直亦有易險寇有聚散亦有堅瑕日有遠近亦有便阻謀有巧拙亦有忠佞疑而示之棄而擊之見形而移觸聲而應者何可勝數也而乃刻畫進退持已

然以待之不已悖乎且今將者貪暴而昧筭者也惟無筭故不得不授

計于上上之人禁貪止暴亦不得不遙制之事機敗于札牘之煩緩急

左于期會之豫往則空壁歸則詭功而軍又已耗此失之于不擇將非

任將之過也今去賊巢十餘日耳目不接安所得其形狀公能聽議請

以便宜許之誠得便宜以行而一不效儀固無所逃罪也督撫喜遂以

諸軍付公

王大司馬敞爲兵部尚書以本部任重勤慎益甚每選天下武官必語

其屬曰此皆我祖宗之盛典非倖致也毋事深刻寧可過于厚武功黄

選簿在內府印綬監凡遇除選必入內查對輒爲所難例納賄乃得如

期對視請謄副于部以便選法

梁公震新野人世榆林指揮使歷官太保謚武莊公在邊專練家丁時

時出塞劫虜營虜不敢輒動

陳公瓚字廷祼吳縣人以進士歷官刑部左侍郎嘗爲給事中察視京

營給事御史體至貴重每按行諸營卽營帥侍立噤不敢吐一語公獨

曰帥吏士所瞻聽也奈何故輕折之且彼禁我何以悉其能否爲設坐從容詢訪軍事咸自喜願爲給事用例察視京營者以三年代始行舉刺往往不得代去舉刺幾廢公疏請歲一代舉刺時上將領知所感畏矣

張鹵字召和儀封人嘉靖己未進士歷官大理寺卿初拜給事中當是時塞上多事浮議紛起論者請遣大臣巡邊公疏言責任在己則易成鈐制在人則相委兵備不足攝以巡撫巡撫不足攝以總督總督不足攝以巡邊事有難者則互相觀望互相滯格耳以是不果遣官

隆慶間北虜頻年入犯中外以兵事爲憂時高文襄當國曰大司馬安危所係至重也不得其人由儲之不豫少司馬止二員此無事時耳閱邊事未免假于他官或遇總督之人未免移于他處假他官則非本秩不便行事移他處則補于東缺于西彼此俟代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誰禦請于兵部增侍郎二員一遇巡閱即以一人往邊方員缺即以一人往凡邊方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以曉暢方略素定

選大司馬員缺即以補之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儲養本兵大臣當自司屬始兵部司屬秩在軍旅而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是當時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不復他遷如邊方兵備即以司屬往邊方撫臣即以兵備往邊方總督即以撫臣往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俟尚書之缺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邊方之臣又宜時示優厚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論年月脫或不稱則律以法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邊關總督之臣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當令回署以休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不疲而智慧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得旨報可又上疏曰方今邊徼用兵惟是薊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一有警有所處分祇奏報多不中款請于是數處擇知兵事一二人使爲兵屬彼有身家之慮凡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奏報虛實功罪眞僞可一問而得請以是爲參伍之資得旨報可著爲令甲已而又上疏曰臣惟邊方有司有疆場之責才者猶懼不堪即優禮而鼓

舞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待之旣薄志意隳阻又何
望于展布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徒以邊方爲遠
而不知遠安而後邇安也請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
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超等陞遷有能捍患
禦敵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卽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以
爲治効不以資格功名之路旣開則又有借口邊防以圖倖進者不可
不爲一定之說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
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安樂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州
代州五臺繁峙定襄寧鄉苛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
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寧廣昌靈丘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
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其他
不得槪以邊稱得旨報可時虜甚警朝臣無經戰者人心震恐公乃以
尙書陳希學曹邦輔侍郎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粟永祿
南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都御史劉燾于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

古譚綸專征勦無內顧憂以侍郎戴才理餉是歲也虜竟不入

用人

前言

王守仁曰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于前而後有所警于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爲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材于倉猝艱難之際而必欲拘于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常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于閒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于人上至今日多事則彼人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知邊事加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聞之兵

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于國因糧于
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
是固不可以言因糧于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
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爲必有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
虜性所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持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虜逐
水草爲居射生畜以爲食今已鋒車前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
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
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密于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
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令之密歸京師邊關固不可
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兩便者哉
況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論功則爭先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
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于是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
而養之以其所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于帳下
矣奚必自京而出哉

揚文襄曰凡軍一隊之中勇怯能否必須區別若混爲一途非惟人心
懈怠兵勢不揚其臨敵接戰怯者先逃羣衆被其動搖壯勇亦無所用
故選鋒爲兵家第一義然人才難得舍短取長皆有可用大將之才兼
收並蓄庶無遺才矛先年總制通行各邊大小將軍各于該管衛所城
堡官軍夜不收内逐一試驗揀選弓馬出衆膂力兼人有胆氣有智略
四事兼備或三事兼優者定爲第一等四者之中可取者二定爲第二
等一事可取三事粗可觀者爲第三等或四事俱無足取但不係羸弱
疾病者爲四等其老幼疾病者爲五等一等選備奇兵二等選備正兵
三等四等專備守城守堡雜差撥用五等不堪之人即令還勾精壯戶
丁代補騎射之外各採所長如善御兵車者熟于弩彈刀牌者善用鉤
鎗斧鉞鞭撾者但一藝精熟皆可備二三等之選此外仍須廣詢博訪
有知天文善占候者識地利山川道路遠近險易者善書算者攻巫攻
醫者自虜中來習知虜事者善胡語者脚健善走者眼明善瞭者形影
詭譎善窺探者雖無他長賦性直戇決裂不顧生死以至百工技藝之

人苟有一長俱令開報閱視無異各造册登籍必定與操習條約立爲賞罰規格隨宜器使各得其用行之一年自覺人心奮勵精采一新

趙公仲日正德年間北虜亦不剌阿爾禿厮兩種因與本酋小王子有隙帶領部落奔據西海至今十六七年糜費錢糧竟無功成蓋深山大澤水草便利國初散處番塞隨所指撥安置之地西與莊涼諸路要衝遇警直與甘州南山出沒又其西北直抵嘉峪一路鉤曲原非北虜盤據之巢又非我兵進止之所道路險隘素不講求會兵征戰素無定期番寨良惡素不通曉招降禦寇素不審處所以亦不剌等稱據西海張布巢穴急難追勦近年雖有總制之官初本爲套虜住劄固原文檄調遣相距河西動經旬月鞭長不及馬腹才大亦難兼理而甘州守臣整備哈密日夜不暇緩有驚急又須諮議總制衙門往來躭延日復一日將領而下各守本土自分彼此積于推避不歸咎于芻糧則告乏于兵馬加以河西驕兵作亂殺害撫臣數年以來大事姑息怯懦者多戰鬭者少我兵強弱虛實黠虜窺之熟矣遂使我翻爲彼籠絡日久潛勾稱

引利于奪獲一遇抄掠輒爲嚮導非惟不攻而反爲之用是則養亂之階豈獨今日爲然哉愚聞之孫子有曰不知山林險阻川澤之形不能行軍不用嚮導者不能得地利又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是故兵法有選能爲巧辭善辯能移人意者使遊說得敵人門廬請謁之情者使爲間知山川形勢井泉牧芻道途迂直者使導軍材力矯健能猿騰隼擊越壘踰溝來往無跡者使密覘宜于卒伍之中選是人焉使之潛入番寨豎立降旗探其虛實得其情狀于是佚則勞之飽則飢之攻其不備擊其必救務俾賊之勢常分而不得專賊之力常勞而不得息厚利而誘之使來固壘而挑之使備今日誅數人明日降數人卽從違順逆之間有禍福生死之道久則番寨自定彼勢自孤道路開通我兵自振如果大勢西奔事機可畏專差戶部侍郎隨帶能幹屬官督理糧餉隨軍向往遴選廉而有才大臣就令兼理河西屯田提兵會勦或自莊涼以攻于左左不攻于左則顯戮之或自甘泉以攻于右右不攻于右則顯戮之且麓川之役不下三年兵部尚書王驥出師統衆軍中陞賞竟以

功成靖遠封伯即今之勢夫惟非其人焉而已苟得其人則事求可功求成謂非有鼓舞之機招徠之道斷乎其不可也臣以爲權有專制不得沮撓事有條格不得紊亂毋指小疵毋期速成地方底寧勳勞茂著雖如靖遠之議亦可也夫文武大臣厚享祿位必能以身殉事無慮及此然官以命德賞以酬勞賞之事體自如是臣又聞之莊浪曾氏威望大振士心素服黃河迤西勢成犄角必欲借其家丁成其羽翼俾其殫厥心力平定一方重爵厚賞雖有如黔國之議亦可也或曰總制之設既專奪虜甘州守臣又非兼爲分將設官不免有十羊九牧之誚備多兵寡不免有一勝百敗之危嗚呼紙上栽桑道傍作舍議論紛紜誰任其責或又曰疾成膏肓已難救藥日月侵尋能幾何哉不如厚賂虜衆以夷攻夷則事濟矣此固別種道理非予末學愚臣所與爲也

往行

王洎字仲弘休寧人以進士歷官左參議嘗爲福建僉事時寇犯同安甚迫公料見卒粗備而無當鋒者有死罪囚陳嘉任等七人在獄黠勇

可將也召賜洗沐與飲食諭以討賊贖罪咸感泣思奮郡守童君爭之謂必且走公曰吾保七人不走即縱七人死而爲千萬人生計非盭也于是大出兵徼賊而七人爲軍鋒遂大破之斬首三十擒七十二人事聞七人者咸貸死相率立祠祀公

張瀚字子文錢唐人嘉靖乙未進士初授南京工部主事歷官吏部尚書嘗爲刑部山西司員外總兵張達輩四人禦虜以衆寡不能敵僨師繫獄久不決聞莊簡公爲大司寇公謂四人者壯士也能不死虜而顧使死法乎幸及之寬政赦其不量于衆寡而俾戴罪行間庶幾他日得其死力莊簡然其言爲請于上四人得出而達後爲都督果力戰以死之

武科

前言

劉公大夏曰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練韜略之士收拾跅弛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兩途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于文求將于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以

求士誠足以備一代之彝典而其網羅周密自閥閱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爲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以方面之長貳或列于行伍之師帥世享簪纓家足饒廩奬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采止于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乎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雖有保舉將才之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而推薦之其間往往狥名而不責實挽强引重者目爲勇敢談說縱横者目爲謀略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拙于文者或優于武亦不以遠而爽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于寒微吳起困于羈旅樂毅出于疎賤黥布雜于輿臺衛青辱于人奴去病辱于姢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于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于側陋之間乎夫武以用將爲

先亦猶文以求相爲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
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
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
高志寧令狐挺卒能料昊元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
而興斂氣挾行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于
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求得將相于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
無一二此名儒之格言爲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
法制未備禮義未隆上未足以承陛下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豪傑登
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齷齪未能致超特之士臣等竊
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旣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
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
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略精通武
藝者或隱于山林或育于學校或羈于戍卒或係于士籍許各赴所在
官司投報禮送赴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日請于次年四月開

科初較騎射人發九矢中三矢以上爲合式二較其步射亦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爲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彝憲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効用于世驅天下之英雄而入于吾之彀中陛下屈羣策而用之何慮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拊髀而嘆思借才于異代也哉

徐應聘曰（有闕文）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今世胄子弟溺于紈袴往往秉麾登壇而磊落奇偉者或老臥鼓下罔所表見將不得人兵何由得精乎宜于世胄之中嚴加遴選民間之俊廣設科條必驍勇趫捷及熟諳韜略者然後寄以事權至于武科所收宜悉撥營中試其技能有效則從優錄用不必咨送軍門坐守歲月耗其雄心庶幾有爭自奮勵稱上任使者故將才當選也三曰嚴訓練以收兵實夫今之司戎事者操演營兵既有常期矣問其所操演則曰以百餘人僞爲虜跳

踉而前相與持戈鼓操逐之曰此戰闘之法也僅兒戲耳又每月用火砲費數十金聲聞十餘里何益焉蓋有荷戈殳出營門而懵然莫能記憶者矣宜擇謀勇兼至者分部訓練示以擊刺坐作之方弓矢劍戟之法及安營布陣變化縱横之道務令精熟可試實用仍定期比試定格懸賞以鼓舞之則平時有投石超距之勇臨事收摧堅陣之效矣故訓練當嚴也四曰行遣調有闕文

往行闕

武爵

前言

丘公濬曰陸贄疏可見有唐一代賞功之格所謂爵號者如今公侯伯之類所謂職事者如今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之類所謂勳者如今柱國騎都尉之類所謂散官者如今光祿大夫驃騎將軍之類在唐則分爲四類而今日則惟三類焉蓋在今之勳階散官隨職事而有非若唐別以授人也我朝異姓無生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無子男歲

錫以祿而無唐宋食邑之虛名蓋自漢以後以古爵封功臣所僅見也其職事之官皆以階級相承無不掌務而授俸者但就其中又分爲等第焉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則以軍功得官而子孫承襲者也世世不絕自指揮使以下至于鎭撫是也流官者因其才能擢以任事則終其本身而不得世襲在內則五軍都督錦衣衞指揮在外則都指揮及流官是也贊謂輕重互相制而國不失權我朝祖宗蓋得此意矣

又曰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親臨行陣者然後爲軍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雖有年勞當别甄敍我朝立錦衣衞以掌宿衞官職之設雖與列衞同而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其世蓋所以待武臣之超羣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冑而他途不得與焉其選可謂重而嚴矣今世乃有不出自武冑而嬖倖技藝進者失祖宗之初意矣夫技藝出之流舊制當屬工部今因其能而用以雜流俾專司其業豈不名稱其實哉顧乃以賞功之官以爲恩賜之具彼得之而人議之固不足以爲榮彼何足惜遂使國家失賞功之常典而凡親臨行陣出萬死得一生

者皆因之以解體其失豈小小也哉授之以是官固非矣而又使之世襲可乎彼技藝之流有異能者朝廷以特恩受之可也而其子豈亦有異能而使之世其官乎有異能且不可況實無異能在其身且不可況又延及其子孫乎

又曰祖宗立爲武職專以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世其職而不遷不計滿限不用磨勘父死而子繼兄亡而弟及官職簡而階級明非若宋人遙受遷轉無定職且無定員也今制十軍立一小旗五十軍一總旗兩總旗一百戶十百戶一千戶千戶有正有副千戶以上有指揮指揮有使有同知有僉事此皆世襲之官也至于都指揮都督各三等亦如指揮之制此則擢其才能者爲之用其才而不世其官者也祖宗之制可謂盡善盡美後世雖有作者不可及也奈何積日久而人日多前之積者未銷後之來者日至遂至軍少而官多所任者一人之事而所食者大官之祿欲國計不絀難矣伏惟我太祖高皇帝于洪武二十九年大賚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同歷艱難致有今日願朕子孫保無窮

之天下則爾子孫亦享無窮之爵祿一何仁之至也太祖文皇帝于永樂二年因法司言征討官有繫獄者請論功定罪諭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一何義之盡也仁之至所以報其功使其世世享爵祿之奉以衍其家慶義之盡所以勵其節使其世世奉法度之公以保其世祿大哉皇言萬世所當服膺者也然祖宗不惟形之言者仁義兼至如此而又著之于法律以維持警飭之使吾仁義之澤百世如一日焉伏讀律文有曰凡內外大小軍民衙門官吏犯公罪杖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紀錄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數重輕以憑黜陟又曰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敘用該罷職不敘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嗚呼太祖定律之意即太祖垂戒之言也誠能本太祖立律之文用太祖垂戒之意則武臣益知所懼無有不盡忠守法者矣

霍韜曰查得已故安昌伯錢承宗妻王氏奏稱嘉靖四年夫故男錢維

圻襲爵五年十二月亦故絕要將庶長男錢維垣襲前爵本部議得祖
宗之制公侯伯爵非建立軍功剏平僭亂大關社稷者不授我太祖高
皇帝創業垂統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有八人太宗文皇帝中靖內
難封公者二人封侯者十有五人封伯者八人然皆輔佐二聖以軍功
平定天下其豐功偉績藏在天府歷歷可數者未有以戚里故而得與
者也洪熙之初都督張昶始緣孝昭皇后之戚創封彭城伯其後伊弟
張昇亦以都督乞封惠安伯故我朝外戚之有封爵實自茲始自是孫
忠周壽王源之封侯周彧王清王濬之封伯皆援例于張昶矣又其後
錢承宗張鶴齡之封公封伯復援例于王源矣循習以至今日封爵之
濫莫知紀極于是有一門而公侯並拜者有一時而並封侯伯者有兄
弟三人而同侯伯者爵賚無章轉相承襲祿米歲增國用愈絀夫爵賞
者天下之爵賞人主所恃以勵世之具也臣等伏讀祖訓有云凡賞功
要當不當則人心不服久則禍必生焉英宗睿皇帝嘗謂大學士李賢
曰太后每遇加恩外戚不樂者屢日曰有何功于國家濫受祿秩如此

然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不能救矣賢因請問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向爲侯與此不審太后知乎上曰太后正不樂此賢曰此尤足以見太后之高但侯爲人淳謹後不可爲例耳夫以祖宗明訓如此其嚴陛下所以申飭而釐正之又如此其切宗社生民之幸端在于此臣等謹議得我朝功高望隆所以世享封典者惟開國靖難之勳可以當之然封未幾時尋即罷去者一十九人後來雖旋荷列聖收錄數人亦不過授以指揮使耳彼託屬掖庭一門數貴而傳襲三四世者不已踰分乎臣等查得魏國公徐達定國公徐增壽皆佐命元勳彭城伯張昶惠安伯張昇軍功居半似猶可諉也其餘外戚已封已襲見在公侯伯者合無除終身之外不許奏請承襲此後皇親駙馬俱要查照祖宗舊制不許夤緣請封其有出自特恩一時賞賚者亦止照祖宗朝故事量授指揮千百戶等官以榮終身已經題奉聖旨卿等既會議停當外戚封爵古所未有我皇祖亦未有制典魏定二國公雖有戚里實開國佐命靖難元勳難同其功彭城惠安二伯亦有軍功居半俱着照舊襲封其

餘以戚里濫膺重爵名器卽輕人不知勸見任的都當革其中有干先
朝恩命已封者姑與終身子孫不許承襲所據伯爵旣與終身例應查
革無容別議其所請量改別銜以延奉祀則宜出自特恩給授指揮等
職例應請自上裁非臣等所敢擅擬等因嘉靖十五年題奉聖旨陳書
與做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帶俸
王憲曰謹按大明會典中明陞賞功次各照地方則例最爲明白惟遼
東女直斬首一顆陞一級查得近日陞賞係北方者俱斬首一顆陞一
級不曾分別遼東女直與會典所載不同末後又開陣前當先殿後斬
將搴旗擒斬賊首等項奇功臨時奏議陞賞蓋大敵在前猝然相遇勝
負在于瞬息之間死生係于呼吸之頃當時不暇斬首其斬獲首級多
在賊勢稍緩追奔搜斬之際軍功必以斬首爲重蓋斬首有實可據不
容冒濫當先等項奇功既無實跡易于詐冒其弊至正德末年應州功
次巧立當先衝鋒竇牌督陣等項名色斬首至十二三級陞賞不下數
百員名冒濫之弊至此極矣以故先任給事中夏言等建議不由軍功

陞級者子孫襲替一體查革本部因見正統十四年景泰元二三年京師戒嚴邊報旁午幸而臣工効命國家無虞比之尋常斬獲微勞不同若一概減革人心不平故當時議題此等年分當先召募越陞俱不革已革者候襲替之日改正其餘年分一體減革但不曾分別南方賊勢少緩與北方不同致使應革與北方一概混襲所以本部近日題准事例各人名下無斬首字樣與不及數雖不及數而得署職者俱不准襲及未曾分別地方年分致一時奉行之過不分正統十四年景泰元二三年德勝門東岳廟石佛寺等項功次一概減革未免人心嗟怨及今若不議處恐數年之後減革漸盡軍士解體異日邊方有警人將以當先殺賊爲諱誰肯出死力以犯賊之鋒萬一誤事關係非輕合無將正統十四年景泰元二三年內有當先被傷幷殺賊有功越陞職級者照舊准襲不革外其當先被傷又越陞及召募陞級襲替過數輩者已足酬勞仍不准襲其餘各該年分一體減革及照歷年功次既多事例該載未盡中間疑似未明或革或襲者亦應一體申明遵守今將歷年功

次應存應革事宜署郎中事主事鄭曉等開坐具呈到部爲照武官非

勳功不許世襲係是祖宗舊制而軍功亦有生擒斬首當先奇功等項

不同要在分別地方難易時事緩急事體輕重不可一概而論故陞賞

則例各年不同而選法存革亦當因之有辨近因正德年間傳乞陞職

及勢豪違例奏帶及寄名軍伍等項俱得冒濫官職故建議者痛欲裁

革一以愼重名器一以節省俸糧但以嫉惡太甚立法過嚴奉行者又

多避嫌疑敢于任怨中間亦有屈枉者俱不愜之致使當先殿後斬將

搴旗建立奇功者亦與近年巧立當先衝鋒等項名色者一概減革委

的人心不平今該司查議呈來有關國體相應酌量議擬合候命下之

日着爲定例通行遵守其有例前革過者俱候子孫襲替之日照例改

正襲替施行不許因之奏擾其傳乞陞職一切冒濫被革之人敢有妄

自引此例混奏者許本部該科參送究治仍送史館增入大明會典本

部仍刊印成書一體遵守嘉靖九年八月具題

胡世寧曰天下軍職有罪者不革有功者日增俸祿日多民財有限將

何以給藉聞英宗睿皇帝曾與大學士李賢屢議及此聖諭云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惜乎當時大臣多為身計無肯為國忠謀奉行祖宗之法以將順睿皇帝之美者昔我太祖皇帝優厚功臣雖定軍官子孫皆得世襲然此比試得中而後用之固不以生民膏血養無能之人也欽定大明律有云若軍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敘用該罷職不敘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若建立事功不次擢用固不以朝廷爵祿賞有罪之人也既後法司奏征討官當論功定議我太宗文皇帝聖諭有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公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此我祖宗報功之厚立法之嚴是以天地春生秋殺並行而不悖耳今論軍官私罪徒流以下徑擬還職雖雜犯斬絞亦止發立功且又立功定以年限無功亦得還職全非太祖定律之意更以太宗文皇帝聖諭律之縱惡孰甚焉借使天地常春生而秋殺不施則天下之

物積而不散往者不過來者難續天地之化亦幾乎息矣今之軍官有增無減有賞無黜何以異是愚謂聖上法祖憲天此事誠當商處況今新官襲職例不比試舊官比試亦爲虛應故事故此輩自倚世襲之官不須才能不畏罪黜恣爲貪驕不習武藝不惜軍士故今軍職動輒萬計歲支俸給何啻百萬而其間無一人堪爲將領能出戰陣者此以全盛之天下而坐困于夷虜之跳梁眞可爲之流涕也失今不處後益難圖然此弊廷臣皆知無肯言者顧念後魏張仲瑀請抑武人身爲所殺魏弗窮治國遂以衰今若言觸彼忌或下錦衣衛掠問則彼得肆怨甘心矣故寧緘默負朝廷幸保其身無事耳宜復太祖之成法佩太宗之格言繼英廟之盛志爲後世之永圖特勅兵部會議凡今軍官私罪悉依大明律擬斷該降級者降級罷職者充軍其降級充軍者非眞有戰功不許擢用聖恩若念其祖功不忍棄其子孫亦待有罪之人身故方許其子孫替襲至于內外衛所見任軍職亦乞先下明詔令其本身幷戶丁俱精習武藝一年選委忠勤剛正識大體知武略廷臣各一員分

投前去會同巡按等官面加考試自都指揮以下軍官不能躍馬彎弓持擲舞劍閑一武藝者卽令罷黜其有子試中能代者卽令替職無子或不能者就令立功同祖子孫有武勇者借襲無者暫停或令減俸優給以後軍官子孫襲職或弟借職者不分新舊俱要比試武藝熟閑身力強壯而後得襲否則暫停或令減俸優給如此簡閱則天下軍職冗食者漸減而所任者皆堪爲將領能出戰陣之人平居則課其訓練軍士有事則責其身先行伍而惟擇主將以御之嚴軍令以督之將見戰無不勝守無不堅而夷虜不足平盜賊不足慮矣

汪淵曰嘉靖元年三月勅內外文武勳戚大臣大學士楊廷和等或以定策或以贊襄或以迎立或以効勞或以迎護或以當時在朝各序功次封侯者一人封伯者二人廕錦衣衛世襲指揮者一十六人世襲千戶二十六人其餘陞官加官祿陞俸給賞各有差等夫爵賞人主之大柄天下之公器必愼之惜之勿輕以施然後爵賞之典重而人主之柄尊否則賞非酬功爵不稱德濫觴之弊開饋求之門不至于拂人心

壞國體末之信也今上與獻帝長子與獻帝孝宗皇帝親弟不幸而武宗皇帝無嗣則入繼大統光嗣孝宗非今上而誰歸然則今上之有天下倫序當然人心共屬私議無所加人力無所爲況先帝之遺詔明頒昭聖慈壽皇太后之懿旨已定大學士楊廷和等何與定策太監扶安等何與贊襄至于駙馬崔元等之捧符迎立太監張佐等之藩邸効勞惠安伯張偉等之督兵迎護凡此臣子奉職之常食君之祿者事君之事何足爲功而殊恩曠典一槪濫施其當時在朝及親戚并藩府諸臣今上卽位之功俱荷寵榮或陞祿位或隆錫予于分已足于禮已榮豈應再加非分之典夫侯伯至貴之爵也非開國元勳不可以濫封錦衣衛指揮千百戶至要之官也非汗馬勞績不可以輕授我太祖高皇帝親冒矢石間關幾二十年始有天下彼時諸臣運籌戮力之功莫如劉基雖封伯爵尚不世襲今上之有天下與太祖高皇帝如何諸臣之輔陛下與開國諸臣之輔太祖高皇帝如何今上非創業之君則不必行賞諸臣無開國之勞則不當受賞何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今上應得

而得之在今上不爲泰于諸臣不爲功胡乃輒生異議澀序勞勳官爵可及于爛羊祿賞乃輕于敝袴古人謂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又曰衆悅而後行賞旣非與衆之共又無衆心之悅何所取而行之且擬議不下廷臣撰勑恐非內閣跡同傳奉與屬私情受者何足榮與者何足惠夫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況于爵賞之大非所當得而得之安能無災今恩雖厚而反貽諸臣之災非所以愛惜臣下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正統年間奸邪估勢僥倖成風冒功奪功傳陞請乞奴人厮僕悉廁崇階冗食贅員布滿朝列紀綱紊亂國祚幾危幸今上登極首先沙汰人心始快今行之未久而復蹈前轍中間必貪饕憸小急于富貴假報功之說爲自遂之謀于彼之願得矣濟一己之私誤天下之大此輩置之典刑尙有餘辜夫漸不可長隙不可開此舉之後供一事者必自敍偶一得者必要功奸回犯法之徒必援引而覬覦貪緣奔競殆無虛時其弊之流將日甚于先帝之朝不至于極敝大壞不已也

張九敍曰漢盧植語竇武曰同宗立後披圖披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

豈横叨天功而爲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卒受聞喜之封以及于敗廷和等之所知也費宏欲起久廢之餘贊佐清朝之政遇亦奇矣若蔭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恐亦非宏之所敢當也陛下與其重錫廷和等以延世之賞不若能任廷和等盡格心之責聽信不專徒畀厚利有識者懼矣親捧信符迎立等官駙馬都尉崔元太傅壽寧侯張鶴齡禮部尚書毛澄承事奔走亦其秩也前者賞銀各千兩紵絲各二十表裏酬過其勞論者方以爲濫彼之受之已不勝其愧矣我朝駙馬都尉與公侯伯俱列爲爵非若前代徒爲名號崔元以民間子弟惟才貌選尙公主受茲重爵報答洪恩雖勞不過比之以勤事之人臣萬萬不同無功而侯恐不可也況子孫世世承襲食祿一千五百石乎張鶴齡緣戚畹之私承封侯之業弟兄並列榮遇已極加祿三百石盈濫甚矣況太師人臣之極以奔走得之何以勵臣節哉毛澄以集議大禮不得盡其秩守固已踧踖不安太子太傅蔭子一人爲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亦非澄之所敢當也夫敍擁立之功率因叔季之世主威削

弱強臣擅命而後有之我國家體統嚴正事權無偏重之虞陛下曆數

在躬神人歆戴奈何自受擁立之名哉宦寺之用事也自漢武帝數宴

安後庭潛遊離館奏請機事多以宦人司之迤于東京委用漸大于是

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霧非復掖庭永巷之秩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

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漢之紀綱因以大壞及唐中衰遂

有門生天子定策國老之名唐之禍遂不可言今陛下聖德隆與非若

漢唐之主果立于內侍之謀也陛下何以太監張錦得預奉迎之役輒

欲蔭其弟姪一人爲錦衣衛指揮僉事陛下又何以太監扶安温祥賴

義秦文張欽張淮各能同心贊襄大計輒欲各歲加祿米三十六石蔭

其弟姪一人爲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至于蕭敬累經論列陛下不惟

不遠之且復用之亦已誤矣槪同旅進得加祿米三十六石蔭弟姪一

人爲錦衣衛指揮使誤又甚焉黃偉鮑忠各歲加米二十四石蔭弟姪

一人爲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臣等抑不知其何功也恭惟陛下之在

藩邸聰明仁孝久有令聞武宗大漸之際天下屬心諒陛下養成懿德

必多近端人良士以爲前後今陛下錄從事藩邸効勞年久左右有功之臣乃張佐董英戴永張忠刁永馬俊賈友陳宣閻洪趙山黃錦李清王玗孫端趙彬李雲張昇蘇瑾郭仲趙林陳林張西劉臣劉銳丁玉劉榮各欲加祿米多者至四十八石次者三十六石再次者二十四石蔭弟姪爲世襲錦衣衛官多者二人次者亦一人其大者爲指揮使同知僉事次者則正副千戶百戶夫佐等各先任藩府承奉等官不過給應使命幸遭際會從駕來京旣已陞各監太監諸職幷得着蟒衣玉帶等項服色榮已極矣今若加祿世廕則猥濫莫甚誠非古聖帝明王立法自近之意我祖宗愛重爵賞之心也昔者漢文帝之自代來也當劉氏開創之初諸呂難作之際惟宋昌決策勸進乃獨加重賚其餘六人但以敘進未聞以從龍之功盡錄中官至二十七人之多也况此二十七人者皆無宋昌先機觀變之功陛下奈何欲事出漢文之上乎方陛下登位之後卽勑下禮部頒賞勳戚文武大小臣工旣各差受銀帑之錫矣督兵迎護道路惠安伯張偉侍郎鄭宗仁趙璜不必復加祿位當時

在朝府部院寺諸司掌印官幷各科道官不必復賞表裏銀兩建昌侯
張延齡慶陽伯夏臣亦不必加官益祿進階而蔭其舍人蓋前日之賞
列聖以來登極之舊例也旣賞矣旋復賞之是何例也我朝外戚雖得
例受封爵皆係大宗嫡統之親以敘次進陛下旣專承繼之義又念顧
復之恩勉以昭聖慈壽皇太后之命尊祖母曰壽安皇太后本生母曰
興國皇太后踰禮之經伸其情矣豈可又推其情俾邵喜蔣輪得進伯
爵徒取私厚外氏之名于天下後世哉陛下旣母昭聖慈壽皇太后則
孝貞純皇后乃嫡祖母也自當以王張二家爲外氏而二家各已有封
矣今復封蔣邵則爵制過盛外家寵偏臣等聞之漢之王氏以諸舅受
封比綏和之末丁傅皆爲列侯陰于女孼大干天常于是黃霧四塞諫
大夫楊宣曰此殆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所致也而西京之斂實以是
兆今春以來黃濁之氣蔽天塞地晝夜不解日月星辰精光失耀乃正
月十九日兩日共摩風霾大作變怪異常皆上天先事垂戒及我祖宗
陰示告戒之意陛下徒知警惕而不知攬威柄決蒙蔽以回變異乃欲

大啓封爵及于外戚大臣侯一人伯五人世廕高官又將及五十人何視之輕而予之易也若陛下念蔣邵二家時加存問俾以舊官不奉朝請固悠久保全之道不昵私親之禮也今陛下持降手勑大頒爵賞既不先下該部集議可否視草代言內閣又不預聞顧乃與一二近習決策于中大違經義甚非祖宗之法意者一二近習欲擅贊襄大計之功固結陛下之寵幸播弄威福旣以世賞牽制內閣又以厚爵援樹外氏偪齊列卿及諸給事中御史以收其心而塞其口誠大謬誤也

安磐曰太監張欽義男李賢陛下因欽之請而官以指揮該部該科言之可謂剴切詳盡而陛下固以與之臣竊以爲不可昔漢館陶公主爲其子求郎明帝不許而止賜以錢夫公主之與內豎孰親公主之子與內豎之奴孰貴郎官與指揮孰尊明帝不肯郎其女之子而陛下乃指揮內豎之蒼頭可乎故臣謂不可而不可者有八總旗千百戶祖宗朝不輕以與人今以指揮賞及卑賤不可一也拘內豎之私情亂天下之公典不可二也撓大臣之執法拂言官之讜論不可三也蕭讓等以蕭

敬等之戚屬拜官且曰不可而賢以家僮受秩匪惟欽等羞與之列而內臣之稍知臧否別良賤者亦是不平不可四也開義男濫仕之途使席寵陳乞者藉爲口實不可五也且今制公主之子嫡且良且賢官不過指揮李賢內豎廝養而比隆焉諸公主聞之其謂陛下何不可六也況張欽本出朝鮮隸于欽者如此即今朝鮮使臣常處館傳必將語其人曰張欽吾人也其奴尚衣金紫躋三品位中國之人可知矣外夷輕視本朝不可七也張欽爲左右近臣不宜爲此犯禮之求使陛下負謗于天下不可八也凡此八者在朝廷則壞法令在天下則係安危在人心則關向背無一可也而陛下必欲與之何哉

夏言曰御馬監等衙門太監等官梁恭等題稱本官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戴義病故遺下姪男家人戴錦等十一名已量賜級准充校尉等因奉聖旨戴俊准各與做錦衣衛副千戶其餘罷該部知道欽此竊以武職非軍功不陞乃國家之令典官職由傳乞而得實先朝之弊事正德年間紀綱既紊爵賞太濫凡內臣物故輒將弟姪廝養及親交技藝

之人一概乞恩傳陞錦衣衛大小官職始則或一二人繼則三五人漸而至十餘人極而至數十人自列職銜自注所司自求管事自定名數朝廷利其貢獻左右爲之祈請今日某太監故傳陞若干員名執政之臣靡然阿縱而莫聞執奏武選之法蕩然廢壞而無復振舉十餘年來錦衣之官充斥官署至不能容太倉之米耗于俸糧幾至乏絕幸賴皇上統繼御極首下明詔內開正德元年以來諸色人等傳陞乞陞大小官職盡行裁革中外人心罔不畏悅名器自此稍重國用由是漸舒奈何改元以來未及三年詔令數有改易政體漸不如初外議徒事紛紜望旨不聞允納至于傳乞一事猶爲蠹政之尤先前秖因太監趙山之死既啓其端而後來楊聰遂踵其例至于今日戴錦戴俊之陞則抑又甚矣考之古典武職賞格自軍立功至副千戶凡歷四級以西北三邊賞格言之則該擒斬虜賊四名顆以西南番賊苗蠻功次言之則該擒斬十二名顆以內地反賊功次言之則該擒斬二十四名顆若以領軍官南方殺賊二十五次至二十九次例言之則該殺賊一百五十六人

次以陣言之則該死于戰者四人軍功得官之難如此錦等何功而陛下可輕與之耶副千戶係從五品月支俸米一十四石歲該支一百六十八石雖非本色而在官每月支糧一石歲該一十二石俱出江南水漕陸輓之勞小民水耕火耘筋力之苦錦等何德而陛下乃厚祿之耶且武職世襲至指揮使而止蓋軍功之極賞也今與戴錦戴俊各副千戶若併加一人則當爲指揮使雖非世襲而其秩甚重矣且戴義乃憲宗朝罪人有何功德而身死之後錦等又得冒軍功之極賞耶伏望陛下上承宗祖之訓下爲社稷之計將今次傳陞戴錦戴俊官職特寢成命痛加裁抑仍令內府各衙門今後各官物故不許名下之人冒陳劾勞妄自請乞以累聖德且使中興之政始終如一不復爲後日之所釐正此則臣等區區昧死願獻之忠也

王世貞曰明興公侯伯之爲世封大率擬漢代而其後之或革亦類之其所以或存或革蓋亦有幸不幸焉未必一一衷之令甲也以余所可知有功小而不得不存者有功小而存者有係疎而存者有有罪而存

者有罪小而絕者甚乃有無罪而絕者訂其一二以侯司封氏采焉而聽明主之擇曰功小而不得不存者定國公之爲公也以增壽之款且見戮也公之則過雖然中山之勳塞天地即一門兩公非侈也恭順侯之爲侯也一降虜耳雖然父子死國難是故不得不存曰功小而存者保定侯之爲侯也父銘積伐至都督而用東宮舊恩伯子瑤繼之而破西南夷甚微渺矣如以南和之例伯之可也懷寧侯之爲侯也以奪門伯當奪而在戎行以免曹欽之除甚易耳伯之可也定西侯之爲侯也以破西番伯進而以破麓川功侯麓川之功疑矣伯之可也西寧侯之爲侯也以宿將挾二子之貴而得封耳非開疆破敵功也然而子瑛亡于土木伯之可也若清平寧之爲伯也降虜也崇信懷樂豐潤東寧之北鎮武靖之南征也以宿將伯而功不蔽靖遠之爲伯也其疑似定西然而且有訾矣皆下而爲闒長可也曰裔疏而存者黔公之爲公也非自英始自晟始也晟于交趾麓川之役三敗績焉天子以其荒服而公之今其存者晟之弟昻後也然又皆庶孽侯之可也曰功大而無罪絕

者穎公之不爲穎也以嫌死而隱之不以罪死卽如懷遠臨淮例侯之可也曰功與罪俱大然而罪不至掩功者韓公之不爲韓也其始天子之制辭曰蕭何及後人而續韓及身而削卽以驕死不公不侯耳而竟終削焉淇公之不爲淇也以敗績然亦靖難之戎首也而又死難用成國安遠例而公侯之卽不可皆伯之可也長興侯之功在武定上其抗靖難師而獲一也卽不得用英例侯伯之可也不然而下爲閫帥亦可也曰功大而罪小絕者宋公之不爲宋也其功盛于東甌而久于岐陽在此征夫處分耳上固寬之而用之矣卽不獲如東甌岐陽例伯之可也同安靖安之不侯也以不能諫止淇公耳然力戰而死于兵奈何削之卽不侯伯之可也卽不伯下爲閫帥可也有功而子孫之罪小者江陰之子高靖海之子禎安陸之子傑而不侯也其功皆開國也而子以靖難嫌卽不侯伯之可也安平之子安而不伯也其父死義者也卽不侯伯之可也此余所知者耳其不可知者固衆也抑余復有贅焉夫文臣不封公伯者高帝律也高帝方右武而左文其時甲冑之士必膺受

振而幄帷之臣無預于汗馬故靳之今既爲統帥矣至封伯矣身有功不侯而子孫或有功得侯是倒置也法所宜寬也閫帥流官也于法不宜襲自伯而下距指揮則甚遼曷不傚高帝之初制而子男之乎子視正二品男視從二品其祿如之而以次伯則甚雅法所宜益也指揮以下其襲也則開國難而靖難易除戰功更易矣開國者取天下與天下者也靖難者取天下與家者也餘戰功無係于成敗者也法所宜更也然則如之何以是三者而酌于前者可也

王世貞曰余讀高皇帝洪武三年功令未嘗不三復而歎也嗚呼厚而裁則而可久矣當是時封公者六人而魏公功最大祿秩亦最重中山侯宿將也以一言之悖而不獲公德慶侯鉅勳也以一事之紕而不獲公永城封而貶東勝封而奪訓詞盖凜乎斧鉞焉夫孰敢有恣睢而隕于法者然至吉安江夏臨川東平之類抑何其磯夷狼籍也二十年而後續侯者獨西番之役最盛平雲南次之其他以舊封伯錯封然至藍氏之株累而幾若掃矣夫以馮宋公傅潁公之雄而卒不免死嫌謂不敝

法也而諱之卽諱之猶不爲置後嗚呼可嘆也太史公言幽厲之後見于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今以蕃衛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旨哉所以稱網少密者人主不覩其先得天下之所繇是以輕視其功臣而重利其土地人臣不覩其先得國之所繇是以易爲慝而難爲守明之國邑薄不過再倍一公卿而已天子無所利之然而至嘉靖百餘年之間初所封六公僅一公在二十八侯其二侯進爲公者亦絕而餘二十六侯亡里土乘駟之奉後封四公二十一侯二伯亦僅西平武定在耳其故何也當是時天子紹明先世之道慨然下明詔太宰大司馬追考故實收錄故鄂國公遇春曹國公文忠衛國公愈信國公和後俱爲徹侯誠意伯基後仍爲伯增其秩天下翕然

歸厚焉而一時奉行之臣不能推廣德意至使宋穎二公遂不獲一比肩曹衛而李韓公廖德慶吳江陰吳靖海之裔寥寥靳一命之澤將無望于後聖哉夫繼絕世舉廢國天子之所以懷諸侯也則自古記之矣夫豈欺我故特紀之焉表其國之興廢云

又曰文皇以建文之四年七月下京師卽大位因其年爲洪武之三十五年又二月制詔吏兵部差次其靖難功臣遂封淇公等二公城陽等十三侯興安等十一伯矣又錄降附功增曹公歲祿封永春一侯忠誠等三伯明年封駙馬都尉袁容等二侯遂追舊功封豐城一侯寧陽等五伯三年復追舊功進封新城侯至是靖難封始究六年論平安南功進封新城西平二侯皆爲公增封城侯雲陽伯祿各五百石已進封清遠一侯安遠建平二伯終文皇帝之世凡再大封至睿皇帝之元年論奪門迎駕功進武清侯爲忠國公封太平一侯興濟文安等四伯已又封武功一伯自是終諸帝世僅一大封而其他破軍殺將戡亂僝工之特封者不與焉嗟呼靖難諸將臣從藩邸起以一旅之師彈丸之地出

萬死者三載而遂定宗社與泰山之固此其績誠巨然英主實在軍攻堅履危斷自神授又大戰不過十餘所定軍府不過三四而已無論中山開平其視曹衛宋穎而下亦何徑庭也定與之掃安南固自偉亦何能超穎川之下滇蜀且又復失之今高帝之盟白馬指黃河而誓其功臣鮮有存者易世而後所當僅如綫之虜與萑苻之盜鹵級數十以至百積封自伯而至侯遂有公者今胡以貂綿蟬聯也以此況彼誠不可同年而語自孝宗而後執政者始知愛守名爵不輕畀而不能無畀于首尾未暇一一釐正之然至新建之取叛王不煩天子璽書不發太倉水衡金錢縛之于股掌寧遠之摧東虜積級至萬餘其所遘敵固皆瑕然其績豈與他儌倖等而縉紳大夫猶齗齗有後言者何也少所見多所怪恆也又陋而不習掌故余故表之以告夫司勳者

又曰明與高皇帝之下建業草創未遑吳元年始拜功臣李善長常遇春徐達爲國公而其他功臣之死勤事封疆者有國郡公侯伯子男之贈然往往一狥元舊洪武三年始大啓封建皇帝之子爲親王親王之

從庶子為郡王而功臣則公侯伯三等有世襲有流爵罷子男不置公侯位正一品上伯位正二品上朝服進賢冠如籠巾貂蟬世襲者領鐵券流爵則否當是時封伯者僅二人忠勤之祿僅當侯三之一誠意至不能當六之一而其輕可知矣十年以後封東莞徽光祿遂與侯等至永樂初而始定居侯之下正一品之上其階勛皆與侯等而伯益重矣凡公侯伯之任入則掌參五府總六軍出則領將軍印為大帥督留都管鑰轄漕綱獨不得預九卿事大抵視漢以下為獨隆崇云

又曰高皇帝之始定建業也于他官制皆草創而大捐其爵封以勵庇主狥義者故于死事之臣必有贈而胡大海廖永安至首開國公而是時帝尚稱吳國公云蓋不嫌並肩矣第其他郡公邑侯伯子男皆仍元之故不階極品追卹大位洪武之三年始進公侯位一品上而罷子男仍與諸功臣約其沒也公則王之侯則公之自是而後諸功臣之顯終者不及半而其他或以大愆罹辟或以微愆忤旨皆格不復舉都督由僉事而下至指揮間取死事間追舊恩往往超登侯爵而都督同知以

上未有沾被者至洪武二十年而後上春秋高有司怠于修舉彝典遂

廖寥矣永樂初大槪仍高皇帝之舊而丘淇公以北討失律不得王而

朱平陰以嗣公北討失律獨得王其他有開國邑非罪而弗獲封者或

嗣公侯伯非功而獲封者都督有以恩而獲伯者有以功而不伯者有

舍爵邑而贈公孤者有六卿舍公孤而稱爵者易世之後不必盡出獨

斷政府與操割者上下惟以意焉語云後主所是則爲令其然豈其然

哉

又曰明興高皇帝毋外家三尺之胤以故王爵廟貌雖極隆于楊徐而

朱邸自功臣外無兩者他若李隴西由尙主而儕爵然亦岐陽大勳所

推本而成移椒房之光寵其兄棋實不過參省而又奪之獨于晚年梁

公之劵施于充妃之從子驟出相貴邸入陪禁禦至達文而削奪識者

以爲非不幸云文皇入纂之頃中宮猶在邸而仲氏已前開國夫固倔

其禍收其悃而執經者猶疑之然以中山之勳塞天地家有兩公胙及

百代不爲幸也昭皇后母儀奕世幾于文姒以故張氏得封二伯其後

漸因之至有自侯而進公者自保傅而正太師者然會昌主兵符而不能易人主之喜怒壽寧建昌能易人主之喜怒而不能與外廷之進止其極不過富貴其樂不過宮室狗馬聲色其威怒不過行閭閈雞匹而已世廟憤壽寧建昌之積侈執而繫僇之一時肅然而又申明攷功令下所司悉裁諸外戚之世封者獨定公以中山故彭城惠安以昭皇后故且牟援帷幄扞馬焉他則擁護心乎孝烈而家一襲晉接穹乎榮恭而不予世天下服其公快其斷而不敢以少恩病之斯所以爲肅也若夫中貴人之擅柄代有甚矣幸而未鑿其竅不敢身冒封爵而正德之亂其昆從以迨斯養皆得濫竽焉嘉靖之役方士之無賴者居一矣皆未幾而黜削繼之著爲令甲萬世曉然知其非當可無慮也

往行

滕昭字自明□□人知府胥之子正統六年以鄉舉授監察御史歷官兵部侍郎嘗巡撫遼東上疏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決斷武臣獨舍律用例以是武臣益貪縱不檢請一切以律從事不報

陳錫字佑卿南海人弘治乙丑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應天府尹嘗爲稽勳司郎中舍人朱麟求襲封保國公錫駁之曰洪武之約非有重大軍功不得封爵襲蔭今朱麟襲公非約也宜從始封伯爵尚書楊一清從其議因著爲令